

# 種族優惠或積極賦權措施？ —論我國社會政策中對原住民（族） 的優惠／賦權措施

劉鶴群・侯念祖

## 壹、前言

一般在學術或公共政策的討論上，我們較少將種族優惠(Racial Preference)與積極賦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又譯為肯定行動)在概念上做區分。雖然兩者皆指涉的是針對特定族群在政策上給予優惠，但是「積極賦權措施」這個概念較強調措施的積極性以及賦與被剝奪者權能，如美國社會學家 J. P. Sterba 所述是「要做到擴大服務對象、消彌歧視或是為了達成多樣性的目標，而最終的目標是為促成無膚色偏見的社會」(Sterba, 2003: 200)。反之，「種族優惠」這個概念則較容易令人望文生義產生負面觀感，認為優惠是僅僅建立在特定「種族」或「膚色」的基礎之上，從形式平等的角度來看，這對於無法獲得同等福利的人，則被視為是一種傷害或歧視。因此，究竟種族優惠／積極賦權措施有沒有存在的價值？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

政策設計？本文擬從權利論述的辯證之中，來檢視優惠／賦權措施是不是符合平等原則？臺灣原住民族應不應得到這些特殊福利？優惠／賦權措施有沒有其他積極的存在價值？

## 貳、個別公民權 vs. 集體權

社會福利政策的制訂與「權利」的概念和實踐密切相關，因為，「權利」(rights)的概念與「正確的」(right)概念是緊密相連的，也範定了何為「應得的權利」(entitlements)或「正當的應得」(rightful entitlement) (Freeman, 2006: 6, 68)。英國社會學家 T. H. Marshall 在 1950 年所發表的〈公民權與社會階級〉(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一文中，將公民權區分為「民權」(civil rights)、「政治權」(political rights)與「社會權」(social rights) (Marshall, 1963)：

1.民權(civil citizenship)：指的是個人的自由，尤其是言論的、思想的及信仰的自由，以及財產權及司法權。

2.政治權(political citizenship)：指的是投票權及參政權。

3.社會權(social citizenship)：指的是經濟福利與安全的權利，其中包括了教育權、工作權以及健康照護權。

我們因此可以說，在 Marshall 來看，公民應得權利的演進，是從「自由」方面的應得權利，進到「參政」方面的應得權利，再進到「經濟與社會安全」方面的應得權利。而在每一階段，都有其相應的權利論述作為權利爭取的基礎。

## 一、集體權 vs. 個人權利

有關於權利及其論述在歷史上的起源與其演變，並非是本節的論述目的，在此，我們僅僅想指出的是，近代各種的權利論述及其實踐，早期絕大多數都是「個人權利」，而「集體權」則是晚近才逐漸受到重視的。例如，以被視為當代最重要的人權約法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1948 年 12 月 10 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為例，該宣言就被批評為強調的權利只是「個人權利」而非「集體權利」(Freeman, 2006: 39)。(註 1)以該宣言的第一條「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及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對待」為例，便可以得知。(註 2)

為什麼在權利論述及其實踐中，權利多被界定為個人權利而缺乏集體權利呢？

以上述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而言，該宣言主要是基於個人人權便足以保護文化少數族群為假設，因此，並不需特別再強調集體之權利。以前述 Marshall 所主張的三項公民權來討論，民權與政治權是在傳統自由主義的權利概念下，國家不得剝奪個人的各項自由、以及投票及參政權。所以這兩個權利是個人用來消極的對抗專制的國家體制所發展出來的哲學。社會權則不同，它是主張國家應該積極的提供社會福利給公民，明白指出了社會上必須進行一定的所得、財產、以及權力的重分配，因為許多弱勢者所處的立足點不足以讓他們有能力行使平等的社會權利，透過資源的重分配才能夠保障所有的公民（尤其是弱勢者）享有相同的社會權。由此觀之，民權與政治權保障個人權利的不被踐踏，而社會權則強調弱勢群體的福利應受到集體的保障。

由此觀之，個人權利觀點到了 Marshall 提出社會權時已遭到初步的挑戰，社會權概念的提出與福利國家的出現，標誌著人們開始意識到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所潛藏的集體社會風險，而對於弱勢團體賦與權利（社會安全制度）便是對這些社會風險的回應。在社會權之外另一個對於個人權利觀點的挑戰，則是來自於近期的國際法針對民族國家中原住民族所保障的集體權利。這個潮流所揭示的是，權利論述如果還停留在個人權利不被剝奪的基礎上，似乎無法回應多元社會中各個群體與族群的需求，權利論述應該要與時俱進、有所改變。

## 二、為什麼要談少數族群的集體權？

以保障個權利便足以保護文化少數族群（註 3）這一假設而言，這一假設如此認為，如果個人權利能夠受到保障，自由主義國家在運作過程中僅需保持「中立」的原則，尊重認同、不進行干涉、不特別的標高某一族群或貶低某一族群，如此便已足矣，同時也能區分自由主義的「公民國家」與保守的「族群國家」。

然而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者已經闡明，對於少數族群權利的保障，並不會削弱個人的自由和平等，而且更重要的是，個人的自由選擇能力是與他們是否能接觸自己的文化、此一文化的繁榮，以及他人對此一文化的尊重有關。而少數族群權利的保障，有助於這種文化的繁榮與彼此尊重(Kymlicka, 2005: 8, 11)。如果我們忽略了這些特定權利的重要性—例如，承認、認同、語言和文化歸屬上的權利—人們就會受到傷害（無論是主觀或客觀的），即使他們的民權、政治和社會權得到尊重，結果也可能傷害他們的自尊心與自主感(sense of agency) (ibid. 21)。

再者，Kymlicka 以典型的中立自由主義國家美國為例（例如，美國在憲法上並無任何官方語言），他表示，任何國家必然都會致力於「民族國家打造」(nation-state building)，而這種打造過程對於少數族群是不公正的(ibid. 14)。首先，是在共同語言方面，雖然國家未必明訂官方語言，但是人們在共同的社會生活中，無論是教育、與各種機構的接觸，以及溝通等，都必須產生一種實質上的「官方語言」(如此

國家才不至於分崩離析)，這對於少數族群來說，面臨的問題是，如果所有的公共機構都使用另一種語言運作，那麼，少數族群就會被擠到社會主要經濟、學術和政治機構的邊緣的危險(ibid. 15)，因此，這一看似「中立」的過程，其實對於少數族群而言是不公的。

或是，在自由主義國家中，多數決的原則即使是在不違反人權的原則下，也會造成少數族群的傷害。例如，自由遷徙和投票的權利讓多數族群的成員能移居至少數族群的傳統住居地，或是透過投票擊敗少數族群，然後破壞少數族群文化，或利用行政區劃的權力削弱少數族群的集體力量。因此，少數族群為了保護自己免受這種壓迫，便需要土地所有權、語言使用權、自治權、群體的政治代表權，以及對直接影響其文化生存的事務的否決權等集體權利，並限制多數族群自由遷徙和投票的權利(Freeman, 2006: 126; Kymlicka, 2005: 67-79)。

再談到「集體」與「個人自由」的可能衝突，Kymlicka 表示，這一主張所擔心的是，有些少數族群權利會壓制個人的自由、自主，例如以自治權為主張而在內部限制婦女的權利。對於這一點憂慮，Kymlicka 從實際和權利哲學的層面提出了他的看法。

在實際面來看，Kymlicka 指出，其實許多民主國家中的少數族群，大部分成員並不希望抵觸現代自由社會的現代化力量，他們相反的想成為現代自由社會享有充分權利與平等的一員，即使是分離主義

者，他們想成立的也是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自由民主社會，而非非自由主義的集體主義社會。同時如上述所言，個人的自由與自主能力是與他們能否接觸並認同其集體文化有關。因此，個人自由與集體之間並非是表面上的那麼不能相容。(2005: 7-8)

而對於部分自由主義者所擔憂的，集體權對於個人自由權利的迫害，Kymlicka 從意義上區分了兩種不同的少數族群權利原則，其一是「內部限制」、其二則為「外部保護」。前者是將集體權用來防止或限制內部成員的權利；而後者則是用來保護該群體不受外部大社會的壓力的影響。以這兩種權利原則作為基礎，Kymlicka 概括表示，如果：1. 少數族群權利保護了群體內的個人自由；2. 它促進了群體間的平等關係（無控制關係）；那麼這種集體權利就符合了自由主義的文化多元主義的原則。

### 三、集體權利的確認與未來發展

而有關於原住民族的集體權從上一世紀末開始，也的確取得了一些進展。以聯合國而言，聯合國原住民人口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經過十年的努力，在 1993 年完成〈原住民權利宣言草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並在 1995 年成立一個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the Draft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簡進行條文的審查工作。而這一草案後來終於在 2007 年 9 月 13 日第 61 屆聯合國大會第 107 與 108 次會議中，以 143 國贊成、4 國反對、11 國棄權及 34 國缺席的投票結果獲得通過，成

為正式〈宣言〉--〈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該宣言除了確認原住民族成員擁有同等一切的個人權利之外（宣言第一、二、七條），其他條文可以說是對於集體權的確認，其中包括：認同權、自決權、文化權、教育權、語言權、福利權、財產（土地）權、政治代表權及補償權等。再以國內而言，2005 年所通過的〈原住民族基本法〉，其中明訂的原住民族所擁有的集體權包括：自決權、先住權、文化（發展）權、土地權、資源使用權，以及自治權等集體權利。

以上簡要說明了權利論述從個體權到集體權的發展，其中含括了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論述，以及在國際與國內層次上，集體權賦予與發展的概況。原住民族的集體權利在擁有法律的肯定之後，原住民族自我的覺醒與培力、發展方向的提出、非原住民族公民的理解與包容（甚至促進），以及國家機構對於法律的實踐意願等等，都會決定這些法定的集體權利是否能落實的關鍵因素。但是，無論如何，法律已經設定了一個基本實踐的架構，原住民族的集體權實踐，已經有了一個值得期許的開始。

### 參、個別的種族優惠或集體的積極賦權？

#### 一、我國社會政策中對原住民（族）的優惠／賦權措施

檢視我國社會政策中針對原住民族而設計的優惠/賦權措施，大致上可分成以下幾種類型：衛生醫療、社會安全、教育文化、以及工作權與就業。

### (一)衛生醫療

#### 1.全民健康保險費補助

符合投保全民健康保險第六類第二目（受補助對象及其扶養人皆無職業）之保險對象資格，且年齡未滿 20 歲及年滿 55 歲以上者全額補助其自付額。

#### 2.原住民就醫交通費補助

具原住民身分且符合補助項目及地區規定者，補助轉診就醫、重大傷病、慢性疾病就醫、緊急傷病就醫等之交通費。

### (二)社會安全

#### 1.急難救助

對具原住民身分提供死亡救助、重大災害救助及生活扶助。

#### 2.國民年金之原住民給付

年滿 65 歲之後，依據國民年金法老年給付規定發給。年滿 55 歲未滿 65 歲之原住民，除因規定不得領取者外，得請領每人每月 3,000 元

### (三)教育文化

#### 1.原住民學生就讀大專院校獎、助學金

獎學金每學期 2 萬 2,000 元、助學金 1 萬 7,000 元、低收入戶工讀助學金 2 萬 7,000 元。

#### 2.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

(1)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以加原始總分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2)若考生取得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者，以加總分（原始總分）百分之三十五計算；而未取得族語認證之原住民學生，始自 99 學年度各項招生考試起，其加分比率將逐年遞減 5%，並減至 10%為止。

#### 3.原住民學生就讀國立及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

就讀國立專科以上學校者，減免全部學費及三分之二雜費；或全部學分費及三分之二學分學雜費。研究所學生比照日間部學士班所減免之數額辦理。就讀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者，比照就讀國立專科以上學校所減免之數額辦理。

### (四)工作權與就業

#### 1.原住民工作權保障法之比例進用原則

##### (1)百分之一

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除位於澎湖、金門、連江縣外，其僱用不需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人員之總額，每滿一百人應有原住民一人。

##### (2)三分之一

原住民地區之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其僱用不需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人員之總額，應有三分之一以上為原住民。

#### 2.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

(1)應考資格及條件：具原住民身分，且年齡在十八歲以上者。

(2)分一等、二等、三等、四等及五等特種考試。

3.強化原住民參加職業訓練津貼補助  
參加各級政府機關主辦、委託或補助辦理之職業訓練，年滿 15 歲以上 50 歲以下之原住民，補助金依受訓學員實際參加訓練時間每月按基本工資百分之六十發給，最長以 6 個月為限。

4.原住民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獎勵金

取得技術士技能檢定甲級技術士證照者，核發 6 萬元；乙級技術士證照者，核發 1 萬元；丙級技術士證照者，核發 5,000 元。

綜合上述各類型的優惠／賦權措施，政府提供原住民族優惠／賦權福利的方式，有透過現金補助（或獎勵、減免）、降低門檻、比例進用保障以及獨立招考的等方式。

## 二、種族優惠政策/積極賦權措施的爭議

### (一)平等原則

從個人權利保障的角度來看，種族優惠政策一般最常被人批評的地方就是它違反了平等(equality)的原則。從平等字面上或形式上的平等來解讀，就是如果我們對特定的種族、性別或宗教給予特別的保護或優惠，便是違反了平等的基本原則。在這樣的價值觀下，對原住民族的優惠措施等於是對其他族群的反向歧視。這樣的觀點在我國輿論中是屢見不鮮，如自由時報

2003 年 1 月 1 日的民意論壇，有一篇名為〈「原住民」地區如何劃分與進用原住民人數比例〉的投書，即認為在原住民地區內，依據原住民工作權保障法須進用三分之一比例之原住民，然這項措施會影響到其他族群進用的機會。

然而什麼才是社會上所關心的平等(equality of what)? 如果社會關心的只是在法律的形式上對每一個公民給予相同的民權與政治權保障，不對任何個人給予額外的保障與福利，那麼這個社會雖然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不可能發展出來對老人、身心障礙者、兒童、青少年、窮人等的特殊福利。因為許多族群與團體有其特殊的需求，如果採取一視同仁的「平等」，會剝奪了這些族群與團體的福祉。因此，現今多數的社會都認識到法律形式上的平等保障是不足夠的，並不是福利國家關於平等的唯一標準。

以貧窮這個社會現象為例，貧窮與財富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動態地互相生產的關係。十九世紀的政治經濟學家 Patrick Colquhoun 對這層關係有非常精闢的闡述：

貧窮是社會裡的一種狀態與情境，在此之下個人沒有剩餘的勞動力，因此也就沒有財產；有的只是在不同職業生活中，從產業的例行運作中所獲得的薪資而已。

因此貧窮是社會中最必要而且最不可或缺的元素，沒了它國家與社會就無法以文明的方式存在。貧窮是人的宿命也是財富的來源，因為沒

有貧窮就沒有勞動力，沒有勞動力的話，對於那些擁有財產的人來說，就沒有富裕、精緻且舒適的生活，同時也無法獲利。（轉引自 Rose, 1971: 47）

所以如果社會國家不去處理財富的問題，以及社會上資源及權力的不平等，那麼想要解決貧窮的問題無異是緣木求魚。

以同樣的結構觀點來檢視原住民族過去幾百年來的被殖民境遇，何嘗不能發現，殖民者（特別是漢民族）不僅透過剝削原住民族以獲取暴利，同時也樂於維持這樣支配者（漢民族）／被支配者（原住民族）的權力不對等，以達到持續剝削的目的。歷史學家戴國輝說：「我們客家人和福佬人的雙手充滿了血腥，尤其是參與掠奪開拓的父祖先輩們都是侵占原住民土地的先鋒隊，我們應該保有原罪感」（轉引自王增勇，2002: 319）。

假若我們承認過去漢族支配的社會對原住民族有許多的壓迫與剝奪，而且還是持續在進行，那麼或許我們應該能夠接受我們對原住民族進行補償。而要理解壓迫與剝奪是否存在，除了對文化、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進行檢視之外，從數量資料上分析統計的差異也是一種有效的方法（Sterba, 2003: 210）。就統計上的差異而論，原住民族因為在過去及現在持續地受到漢族的剝奪（註4），在人口數上明顯居於少數，以現今的戶籍人數來看，在約兩千三百萬的全國人口中，原住民族有四十九萬人，佔總人口的 2.14%（內政部，

2008）。就經濟情況來說，原住民族家庭的平均總所得與平均可支配所得，都僅佔臺灣全體家庭平均值的 47%（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7: 16）。並且因為教育及就業資源的匱乏，以及原住民族的在文化上、經濟上以及社會上遭受多重剝奪，使得原住民族的教育成就低落，失業率偏高。以教育程度來說，十五歲以上的原住民族，擁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只有百分之十二，比起一般臺灣十五歲以上的人口當中，有百分之二十七的擁有大專以上學歷，相差甚遠（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4: 11）。在失業的情況方面，民國九十七年底原住民族人口的失業率為 7.93%，比同年度臺灣全體的失業率 5.03%高出將近三個百分點（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9）。此外，醫療資源及公共建設的分布不均，讓原住民族的平均壽命比漢人少八歲（參考內政部網站統計，<http://www.moi.gov.tw/stat/>）。

上述的事實呈現出原住民族的集體弱勢處境，而且這樣的處境與原住民族在臺灣這個民族國家建造過程中，所受到的族群壓迫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在社會福利上我們給予原住民族積極賦權措施是一種補償的可能性，這是為了要回復原住民族福利權利以及文化權所作的彌補，因此從集體權的觀點來看，這樣的措施是符合族群平等原則的。這種補償性的積極賦權措施不僅是對過去歷史上對原住民族歧視的矯治手段，同時也是終止現今對原住民族持續歧視的方法。

## (二)標的爭議

從平等原則的討論中延伸出來的，是有關福利標的的爭論。種族優惠政策常被批評不能將福利輸送給真正需要的人，也就是說，單單以「種族」的身分別是否能反映出真實的需求。比如說在討論升學優惠時，蔡元隆(2006)主張：

加分必須要加對人，資源必須要用在最恰當弱勢族群上，故政府應當對於已經平地化的原住民擁有與平地學生無異的資源而有所界定，何以他們需要加分？...原住民一般而言差異大，加上有些家庭經濟不好，喪失得到學校求取知識的機會，而卻有些學生因家庭經濟狀況佳，與一般學生享受相同的受教品質，若採取原住民全面性的加分將會產生不公平之弊端...都市原住民才是加分制度的最大獲利者，有許多原住民在這樣的加分制度保障下，擠上人人稱羨的第一志願，為什麼他們可以比原鄉的同儕考的更高，其中重要的原因是，都市原住民學生擁有的文化刺激與一般人無異，甚至是更多的教育資源，試問這一群原住民學生對原鄉的面貌與母語的文化了解多少？...這是十分令人質疑、匪夷所思之處！（蔡元隆，2006：26-9）

換句話說，這樣的論點認為只有貧困的原住民族學生才應該享受加分優惠，而

其他生活水準較高的、較都市化的原住民則不需要。

然而這樣的個人權利取向的主張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原住民族積極賦權措施應視為一種福利權利的回復，也就是類似社會津貼的概念，它與社會救助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制度，所以不應該夾雜資產調查的門檻。也就是說比如我們要補償身心障礙者在社會上所遭遇到的阻礙，那麼只要是符合身心障礙者的身分，就應被賦予補償，而不論其所得的高低（註5）。第二，如果我們同意「貧窮」是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出來的產物，我們應該也有理由從社會結構面來解釋原住民族弱勢的現況。因此個人取向的論點沒有考慮到族群集體壓迫的特性。現在部分都市化、經濟地位較佳的原住民族，他們的先祖輩過去也都承受了殖民者的剝削，現在也還繼續承擔著原住民族被歧視的命運。這種漢族對原住民族的剝奪，是一個族群對另一個族群的集體壓迫，沒有一個原住民族的成員，可以因為他（她）的性別、年齡、在族群中的地位或是資本擁有的多少而完全的豁免。

將居住在都市的原住民與居住在原鄉的原住民硬生生的切割開來，這樣的做法不了解移居到都市的原住民，大多是1950年代之後部落經濟困頓及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侵入山地的產物。因為山地原鄉無法提供充足的就業機會，並且因為山地公共建設及教育資源的極度匱乏，造成原住民族大規模向都會地區移動，進入臺灣勞力市場的最底層，填補早期平地人城鄉移民所



遺留下來的社會底層位置，形成都市原住民現象。都市原住民主要從事勞力密集、技術性低、高危險性、流動性大的勞動工作，成為為數甚多的流動人口（王增勇，2002：317）。這些居住在都市地區的原住民，雖然看似擁有與平地人無異的教育及公共資源，但因為大多數屬於社經地位較低的勞動階級，不見得有能力有效的利用這些資源。除此之外，在都市居住的原住民，跟原鄉的環境比起來，有更多與平地人接觸的機會，因此受到平地人歧視的情況也就更嚴重及頻繁，一位移居都市地區的原住民跟作者說：

我們一剛開始搬到這裡來的時候我出去找房子。我遇到一個房東，他第一句話就問我從哪來的。我告訴他我是原住民。那他就跟我說，嗯...，我們很少租房子給原住民。因為他說他對原住民的印象很壞。他說原住民喜歡找朋友到家裡玩樂，吃吃喝喝的，然後製造噪音等等。我每次說我是原住民時，他們老是會把我跟很多壞的連在一起。可是事實上那也不一定都是真的呀！（劉鶴群 2002 年訪談，引自 Liou，2005：128）

這樣日常生活中充滿對原住民族歧視與敵意的對話可說是無所不在，這對原住民族族群認同與自尊心有極大的摧殘效果。

因此，主流社會有必要集體地補償原

住民族過去及現在在文化、社會以及經濟資源上面所遭受的剝奪，而積極賦權措施的出現正就是為了糾正這些歧視與壓迫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對原住民族的學生降低各級學校入學的標準、維持原住民族比例雇用的措施、或是降低補助的門檻等等，等於是直接地提供更多的教育、就業機會以及福利給原住民族。若將這些福利當作是糾正過去及現在持續存在的種族歧視與壓迫的手段，這樣的福利輸送其實是標的非常清楚的。

### （三）文化多樣性觀點

優惠／賦權措施不僅帶有補償的意涵，它另一個重要的價值就是能夠為實施優惠措施的機構帶來文化多樣性(diversity) (Sterba, 2003: 202-3)。以文化多樣性作為教育優惠/賦權措施的正當性時，我們指的是在學校教育的過程當中，透過擴大招收與主流社會文化差異較大的學生，如此學生才能在學校教育的社會化過程中，認識並理解不同文化背景及社會經濟地位者的生活經驗，而這樣的過程對多數學生是有利的(Weisskoff, 2001)。類似的文化多樣性觀點也可以延伸到就業與職場上。以臺灣的大學為例，我們希望一個身心健康情況良好，中產階級的漢族男性高中應屆畢業生能夠有機會跟非漢族的、女性的、身心障礙的、貧窮的或是在職的學生有共同在課堂學習的經驗。如果社會用一視同仁的標準來招生，那些弱勢者可能會因為生活機遇上立足點的不平等，造成在學校教育中的代表性不足(underrepresented)，這樣不僅

剝奪弱勢者的受教權，同時也剝奪了優勢學生接觸弱勢者的機會。由前面的數據可以推知，大專院校當中原住民族學生的比例有嚴重代表性不足的問題，這對建立一個文化多樣的校園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因此透過入學的優惠/賦權措施，我們可以促使原住民族學生在各級學校當中的人數增加，這使得他們對校園生活及課堂的多元環境能夠做出貢獻，同時因為原住民族學生人數增加，也使得他們在學校裡感覺較不孤立。

然而也有人認為種族優惠與文化多樣性之間沒有直接的關連，如 Cohen 他基本上認同文化多樣性是重要的，但他指出真正的文化多樣性應該指涉的是觀點、意見、生活方式、政治、宗教觀等等的多樣性，「膚色」的多元不盡然能為大學帶來真正的多樣性，不見得能夠豐富大學的學術環境(Cohen, 2003: 37-8)。不過究竟種族多樣與文化多樣是不是相關，就實證上我們可能很難獲得有共識的結論。不過從臺灣原住民族與漢族間所存在的生活經驗的差異（傳統文化與社會階層的差異），Cohen 的論點似乎不具有說服力。過去幾百年來兩個族群間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很難使得臺灣原住民族學生的集體經驗是不具獨特性！

因此，優惠/賦權措施不只是為了補償過去及現在對弱勢者的剝奪與歧視，另一方面它能夠為社會作出積極正面的貢獻——接受優惠/賦權措施的人能夠為社會或該機構增加文化多樣性。當然，弱勢者之所以能夠提供這樣的貢獻，與他們過去或現

在的剝奪經驗有關——因為他們有這些我們沒有的被剝奪經驗，我們才能夠學習到他們不同的體驗與觀點——而這些多元的體驗與觀點對社會中的每個個體都有利。

## 肆、結論

我國社會政策中針對原住民族所設置的額外福利，若僅從個人權利或形式平等的觀點來看，容易被認知為是對非原住民族產生反向歧視的一種「種族優惠」制度；但若是採取社會權及集體權的取向，這些福利則是原住民族正當應得的「積極賦權」措施。一個社會如果對何謂公民「應得的權利」有了共識，同時也就範定了這個社會如何分享與這些權利相關的資源與福祉。基本上，大多數的民主社會中，保障公民的民權與政治權不受踐踏與剝奪已是普世價值。在社會權的部分，福利國家發展出對弱勢群體的集體救助與補償，顯示出在確保法律形式平等的同時，不同群體社會經濟發展的差異性也獲得了肯認。同時原住民族集體文化與自決權的發展，也未必要與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相牴觸。在這樣的權利論述下，我們對臺灣原住民族過去迄今所受的集體壓迫與剝奪，透過福利的優惠進行補償，是原住民族應享的社會權。同時我們透過積極的賦權措施鼓勵原住民族參與教育、就業及其他層面的社會生活，則是對於多元文化主義的一種實踐。

（本文作者均為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 📖 註 釋

註 1：然而，雖然目前世界範圍內存在的權利及其論述，絕大多數是「個人權利」，但是，我們對於「集體權」應該並不至太陌生，例如在勞動者權利中所謂的「勞動三權」：團結權、協商權與罷工權，以其實質而言，就是一種集體權利的表現（亦即，以「工會」為集體）。或是 1997 年進行第四次憲改時，「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所發動的「616 原住民族上草山」大遊行，不但進一步主張將原住民正名為原住民族，同時也提出保障土地權、參政權、發展權；或是 1987 年同樣由原權會所發表的〈台灣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中所主張的「生活基本保障權」、「自治權」、「文化認同權」等，亦是「集體權」的表現。從另一方面來說，「原權會」自成立時的「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後更名為「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也是一種從「個人權利」轉變為「集體權利」的認知的改變。

註 2：在〈世界人權宣言〉中，作為權利的載體(agent)的，其用語大多不脫「人人」、「任何人」、「每個人」等用法。另有一說，聯合國在起草世界人權宣言時，是審慎的決定排除少數族群權利（亦即少數族群的集體權），因為在之前的「國際聯盟」雖曾有少數族群權利的制度，但此一制度不但被視為是失敗的，同時被認為是納粹德國用來作為侵略的藉口(Freeman, 2006: 123)。

註 3：少數族群(minority)的概念與原住民族並不能被混同，有些地區的少數族群並非原住民，例如魁北克人；有些地區的原住民並非少數族群，例如南非的黑人。許多原住民族強調他們與少數族群的不同，最重要的就是在於「被殖民」的處境。不過，以台灣的情境而言，原住民屬於少數族群，應是無庸置疑的。

註 4：因為篇幅限制，關於原住民族遭到異族壓迫的簡史，請參考王增勇(2002)；原住民族當今所處的多重剝奪，請參考本文作者的博士論文(Liou, 2005)。

註 5：比如說只要是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身心障礙者，不論其所得及資產的高低，都能享有身心障礙者停車位的使用權，這是為了要補償身心障礙者因為障礙而被社會剝奪掉許多路權的不方便。

## 📖 參考文獻

王增勇(2002)，原住民社會工作與福利服務，見呂寶靜（編），**社會工作與台灣社會**，頁 309-48，台北市：巨流圖書公司。

內政部(2008)，**內政統計月報**，<http://sowf.moi.gov.tw/stat/month/m1-04.xls>，瀏覽日期：

2008/11/28。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4)，**九十三年臺灣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與政策研究—就業狀況調查報告**，台北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7)，**原住民經濟狀況調查報告**，台北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9)，**97 年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失業率粗估報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 <http://www.apc.gov.tw/main/index.jsp> (瀏覽日期：2009/07/25)。

施正鋒(2005)，台灣原住民的集體人權與美澳紐加等國的比較，東吳大學人權學程舉辦「第一屆人權學術論文研討會」發表論文。台北，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2005/5/26-27。網路擷取資料，

<http://iyouth.youthhub.tw/iyouth/getfile?source=A411102A2D370281580D4CE6EAF191B61386C2EF025FB26956D27D09F976687AC8CD8577F3F22794A852238F00A7C162&filename=22ECD5B028ABCCA13BF00469C38350BA3B91B9DF71659F0C>。擷取時間：2009/3/10

Freeman, Michael (2006)，**人權：跨學科的探究**，國立編譯館（主譯）／湯智賢（譯）。台北：巨流文化。

Kymlicka, Will (2005)，**少數的權利：民族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和公民**，鄧紅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蔡元隆(2006)，批判教育學敲醒後現代的喪鐘—新法新制下原住民加分 35%合理嗎？**教育社會學通訊**，68：24-31。

Alcock, P., Glennerster, A. O. and Sinfield, A. (2001). **Welfare and Wellbeing: Richard Titmuss's Contribution to Social Policy**,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Bishop, R. and Glynn, T. (1999). **Culture Counts: Changing Power Relations in Education**, London: Zed Books.

Blaug, M. (1970).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London: Penguin.

Cohen, C. (2003). Section One: Why Race Preference is Wrong and Bad, in Cohen, C. and Sterba, J. P., **Affirmative Action and Racial Preference**, pp. 1-18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iou, H-C. (2005). **Taiwan's Mountain Policies and the Poverty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Unpublished PhD Thesis, School for Policy Studies, University of Bristol.

Marshall, T. H. (1963).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in Marshall, T. H. (ed.) **Sociology at the Crossroads**, London: Heinemann.

Rose, M. (1971). **The English Poor Law 1780-1930**, Newton Abbot: David and Charles.

- Sen, 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erba, J. P. (2003). Section Two: Defending Affirmative Action, Defending Preference, in Cohen, C. and Sterba, J. P., **Affirmative Action and Racial Preference**, pp. 189-27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wney, R. H. (1961). **Equality**, London: Unwin.
- Weisskoff, T. (2001). Consequences of Affirmative Action in U.S. Higher Education: A Review of Recent Empirical Studi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2 December 2001.